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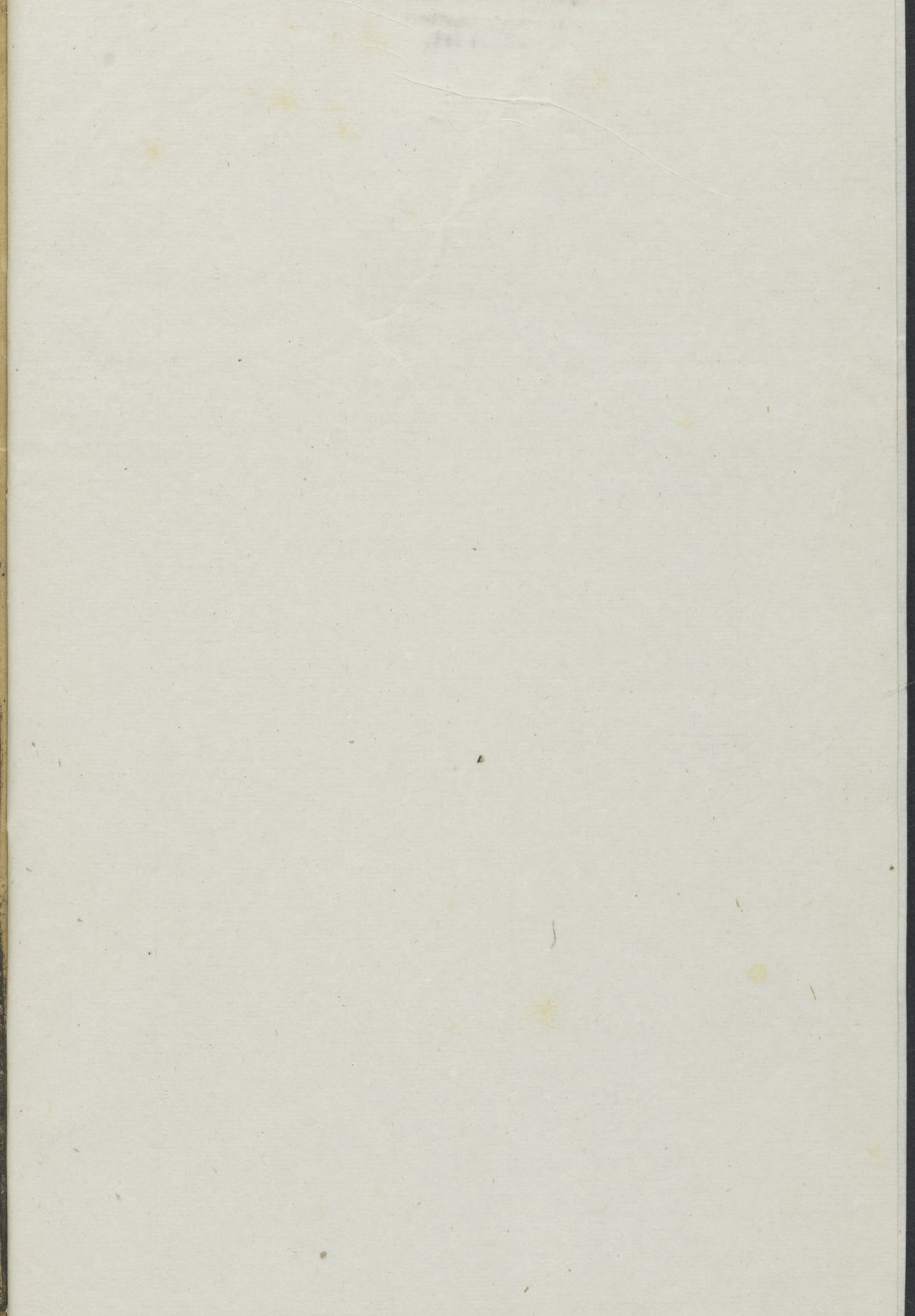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1 1941

盧溝



和漢大學  
 珍寶館  
 藏印

晉書  
 卷之...



莊浪衛屬堡一十一漢土馬步并召募官軍共一萬八  
百五十六員名馬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  
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  
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  
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二兩草  
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  
疋綿花四千一百六十五觔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并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名  
馬并新買共四千七十二匹糧料三萬三千四百  
石有零鹽糧五千二十八石四斗草三千七百

七百九十一束年例銀二萬五千四百五十二兩七錢  
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匹綿花七千四百六十四  
觔

涼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  
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  
斗四升民運本折色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二錢  
八分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  
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二萬兩兼支銀  
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疋綿  
花八千四十五觔

鎮番衛屬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員名馬一千四百七

匹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糧銀

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石

一斗草一十八萬八千九百七十七束布九千八百一十

六疋綿花三千七百一十五觔

一永昌衛屬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馬一千三

三百二十九匹糧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運本

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分鹽糧

一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一

十七束布八千四百零四疋綿花三千一百五十一

觔

五涼沿革附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其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李暠

遷酒泉今之又遷沙州去肅州八百號西涼沮渠蒙遜

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之號南

涼 唐呂溫詩樓高望五涼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富

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

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唐高蟾

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其為塞北

之江南以此

按涼州各衛卽五涼故地在漢爲武威郡及甘肅一帶卽漢張掖酒泉燉煌數郡形勝峻險風氣強勁且多產良馬而土之所宜自足供贍一方不必取辦中國故五涼與五胡相終始元昊亦與宋相頡頏何嘗假給中土之何餽哉自唐未失之吐蕃至我一朝始復其故地置各衛以相聯屬獨燉煌在嘉峪關外棄與西蕃已失策矣議者且謂甘肅僻遠餽運殊艱宜併棄之以保近塞豈特失險阻廢疆土以羌與虜續匈奴之右臂哉曾不思五涼與元昊其所以足國強兵者必有在也卽洮河金蘭內地率多遺羌雜居果得良牧專責撫循庶乎生聚漸繁畜牧漸盛藉其人足以捍邊廣其屯種足以實邊時其牧畜亦足資軍用也何也昔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廐牧迄今猶頌之苟曰不然地獨非五涼元昊之舊而充國毛仲何人哉或曰榆林固原花馬池當盡屬之總督莫若移陝西撫院於臨洮并撫綏河西各衛是亦一策也

### 莊涼要害

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六埧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

草湖一帶尤為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在揚州  
二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

# 淮河邊圖



三國志卷之四十七 四十五



洮州鎮屬衛一關五寨二堡二十四馬步官軍六千

一百七十五員名新舊召選合人土兵民夫八百名馬

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二萬五千九百六

石有零草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千九百四

十九石有零布八千四百疋綿花三千三百劬

岷州鎮屬衛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四千

九百二十八員名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二千

一百九十二匹各處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五百八

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民屯糧二萬八千五百九千

四石有零布三千七百五十一疋綿花一千三



百二十二筋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束

河州鎮屬衛一所一關二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九千二百一十七員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千六百八十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屯糧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百七十七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銀二千一十二兩五錢

經畧河西

河西地方寒苦人不樂居新舊軍人率多逃匿西寧路多難防其甘肅未涼鎮山丹肅州高臺鎮夷古浪各衛所逃軍不由古路浪關不能東出自來惟用武職千百斤等官把截凡有逃匪盡被賣放此後或添設改委廉謹文職一員給與巡撫衙門半印號簿不拘公私商旅行人查對號單相同方許過關如有賣放即令抵罪其西寧莊浪逃軍行令金城關河州地方經該官員嚴加巡邏通行潼關以西巡司衙門如意盤詰等因本部議得甘肅地方孤懸河外委的極邊苦寒軍士逃匪數多相應議處覆奉 欽依移咨真定甘肅各巡撫都御史嚴行潼關金城關河州等處地方經該官員嚴加

圖書錄 卷四十一 四  
把守盤詰審係逃軍即便取供解回仍行總制撫按等  
官查勘古浪關應否添設文職官員守關盤詰如果有  
益地方別無窒碍徑自會議停當具奏施行若於事體  
人情有碍宜從寢閣

河西地方荒落居民鮮少牛羊不多番虜往來擄掠不  
便近聞屯田人畜偏野若非烽火嚴明城堡近便則耕  
牧人畜徒爾資寇當於要害處所設立墩臺每處撥立  
壯軍五名給與器械鷄犬遇賊入寇先令放砲即令放  
火賊少則單砲單火賊衆則雙火雙砲大舉入寇則火  
砲不絕如此則未入境人畜已收耕牧無虞人自安

仍查莊涼東北罔子板井廢墩應否復立以瞭望賊出  
沒又當量地遠近多寡築城蓋房以居屯軍給與火砲  
器械馬匹以便防守其沿途舖舍墩堡務要增修完固  
以便商旅再查涼州扒沙山口地方應否立城差官防  
守以廣屯田等因本部覆議查得先該總制尚書唐

題該本部會議得其肅地方東西相去二千餘里若因  
地肥饒所在五里或十里築堡一座堡制規模可容居  
人二三百家每堡近門築墩以便瞭望每堡四面離堡  
三尺餘外築欄馬墻高一丈中挑墩堡深一丈濶五尺  
內築子母墻高五尺厚三尺以避賊勢自西而東肅州

起工堡大路兩旁中設井一眼或近水去處其築打堡墩事宜當模倣充國遺意合用稍把繩木一應器具爲之備堡內居止造房木植聽本處巡撫官會同市政官斟酌地方賊情緩急量撥官軍架梁防護摘撥官軍雪山採辦查撥屯軍拽送一堡完成一堡起工若人力有餘器具完備聽其數堡並舉亦無妨碍要在因地遠近以築堡因堡大小以召人不必拘定某處築幾堡三五年間屯堡充實兵食皆足然後買馬給丁等因已經通行欽遵去後本官具奏前因查與前議大畧相同其稱莊浪東北岡子坂并廢墩應否復立涼州扒沙山空地地方應否立城差官防守但事在彼中合行總制及撫按等將築墩堡事宜各督屬謀慮盡心舉行務臻實效仍查勘岡子坂并廢墩即今設立扒沙山口地方應否立城防守務要同心協力查出如果有益地方便於屯政從長會議徑自具奏

河西疆域總圖

圖書總

卷四十一

五十一



圖書總編

卷四十一

五十一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  
 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  
 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  
 四百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  
 四百餘里至肅州為漢酒泉郡肅州西十里出嘉峪  
 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漢燉煌郡地  
 也與前四郡皆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廼以嘉峪  
 關為以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  
 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

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三

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

難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

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堡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使兵戍飭闢其謹烽火通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為法師得矣木樵高樓也况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

番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累朝顧

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

密累敗之餘喪亡畧盡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

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  
言今日可復。能爲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  
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  
昔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當緩一  
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雙國。遺我以難。是彼  
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緩二也。累朝  
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  
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  
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  
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  
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閉關絕貢  
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古蒙安定等衛先等  
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  
海賊。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當緩四也。審  
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圖機之  
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于亦不刺者。北逋寇  
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爲西南患。往歲已許內附。尋因其  
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  
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  
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

西制土番北至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卽令職  
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  
無于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  
海散處河岷何如邪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爲平城  
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  
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  
也腴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  
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  
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便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  
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  
斥之家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  
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  
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而後兵益振屯  
益舉矣他如李滄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  
其瞻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  
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以宣大事體  
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免遠涉若以省  
叅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經運事  
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  
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方

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  
 參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  
 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  
 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于塞  
 而求通傷于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邪舉其大  
 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甘肅山丹邊圖







甘州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  
 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  
 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  
 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  
 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例銀四萬兩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二員名  
 馬二千七百七十八匹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三  
 石六分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二兩  
 五錢鹽糧四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萬四千一  
 百七十束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匹屯糧料二萬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十二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綿花八千四百八十八疋毛襖五百六十二領

甘肅事宜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

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歌曰忘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亾我焉支使我媚女無姿故

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官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但海旗鹽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孤立西控吐蕃北隔胡達南蔽羗戎歲糜邊費警備日持苟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認為王者不容已之事必輒委

棄而弗之理也

往時恃番爲藩虜猶有忌今太被殘戮率爲所收臂指益多牙爪加利矣重以連回寄寓所在成丘一線阨途譬諸喉咽有物爲梗喘息弗繼矣故覈實政以屯田修農事以積穀相泉脉而鑿井不可一夕弗講也

桂文襄奏議曰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爲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爲鞬子南爲番子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耕種離城堡遠者則棄之恐鞬子倖至搶擄人畜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地專在

近時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爲勢豪占奪雖不占奪地利亦微不可全歸咎於此也自正德初年至今兩賜不調通不收成十室九空人人饑色又加以西夷北虜劫殺數次客兵土兵不時劄駐此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以至今日也

甘肅邊政總說

甘肅一鎮乃漢武所開河西四郡地隔絕羌胡屏翰秦隴亦甚重矣國家畧地西垂止取武威張掖酒泉而燉煌外捐高昌北割其土宇廣狹已非漢唐之舊雖姑臧湟中岐分南北而鎮羌硤石路僅一線咽喉易梗襟

帶爲踈其機宜不艱鉅哉。國初置將屯兵稍次諸鎮而哈密安定諸衛環拱西南生熟諸羌布滿山谷其藩籬亦厚矣且涼水之北地多不毛故虜患稍稀自亦不刺窳居海上吞食羌戎始爲厲階當時經畫既詳虜旋收復蓋自嘉靖辛酉以後幾復晏然矣。貢款以來中外熙如寰區樂業誠疆場息肩之時也。顧老酋羶悅諸羌規圖兼併遂駕言述佛狡焉啟疆彼既遺其種類我復掘其巢穴以致居者虎負行者梟張通套諸虜錯居四郡之間無復中外之阻。禦勞費撫犒紛出居恒已爲不支唯是狼子野心終叵測也。一旦塞盟患生前哨落籬既盡勢在剝膚譬之厝火未炎而燎原可待經營制禦豈得與諸邊同軌哉。及查該鎮額兵七萬有奇今止四萬餘耳說者欲補實逃亾增益戍卒而不知糧餉不繼戰守何裨無已則簡練在伍之兵聯束諸羌之部虛聲洞唱陰移海上之王庭多指羈縻明遏西行之谿逕然湏責成任事之臣寬省拘聯之法鼓舞驍健培養黔黎所謂未雨綢繆無溺衣襦庶思患預防之畫與

甘肅各衛

莊浪漢允五里舊地南接金城北抵安遠邊之東則爲松山西北則黃羊等川爲唐交河故壤實地諸部自款貢

始駐牧焉。唯是強虜鱗集，諸蕃蟻聚，中通一線之途，是爲內徑，乃四郡襟喉要地也。風土寒涼，五穀不產，鎮岔沙井之間，水草俱限於邊外，樵採爲難，惟連城大通等堡，比隣湟中平原沃野，宛然屯田之鄉，然皆魯氏部落所居，堡未修，平多營窟，苟責成而整飭之，亦可以資犄角之勢。本衛屯稅僅八千，增以鹽糧民運，并發內帑量入爲出，止可供無事之費，然官軍二千六百，近增三百，加之土軍一千，則恃以待敵者，兵可稱足，糧饌其艱矣乎。噫，紅城之南通臨古部，虜潰邊而入，馳不崇朝，冰凌河堅，無論湟中三川而蘭河內地，爲必窺之境。三

守盟則此地獨安，蓋土宇無幾耳。狡虜生心，則寒咽以困，甘肅出精騎以掠金城，莊浪其先，被兵焉，未事先防之慮，不可不深長思也。

西寧古湟中地，以湟水經焉，其境四山環帶，中隴三峽，亦形勝之區也。衛城建當三川之間，勢取控制，而西北地形漫衍，守望寥濶，生熟諸蕃，布滿山谷，無事爲我藩籬，有警亦能捍禦，顧犬羊嗜利，昧於遠圖，自虜牧海上，往往竊掠，生事起，釁無異盜邊之害。西南當青海門戶，爲虜必窺，歲時問遺，互市調遣，實孔道焉。供應繁實，士馬疲羸，且當路要衝，兵力寡弱，潛消觀釁，示嚴防，非

今日之急務乎。碾伯當二峽之間，四山峻列，西北一線之路，與莊浪通。山徑阨隘，勢難飛度。虜不出，湟塞之北，循山而東，則碾伯可高枕而卧矣。獨北山諸羌爲先零，故種控弦飲馬，頗肆憑陵。近歲以來，往往敗弱，分地保疆，業已懾服。此外無他慮焉。亡都披山帶河，川谷平錯，土漢雜居，村落相望。蓋別一疆域也。往時虜自松山而馳，穿莊浪北塞，逾紅城渡河，則山川爲必窺之地。款貢以來，此衝遂塞。諸羌羈縻成俗，遠遁晏然。但土族繁衍，不通禮教，且路遠城市，統攝難周。強者蔑紀操戈，弱者含冤受侮。事經官府，則轉相疑畏；吏胥爲奸，斷絕。

一聞符牒，如赴市曹，往往自經溝瀆，殆無虛日。事關重大，則逸入林莽，莫可誰何。以一城守武臣，欲分理解遠，雜夷之衆，必不能矣。設官分職，移易夷風，今日之所最急焉。但時訕舉羸時論，所慮然殊方絕壤，政教疏濶，以千萬爲群，犬豕其性，次其獷悍，隱憂且深。赤子弄兵，不可不長慮之也。

蓋嘗考河湟之故墟，邇海陬之多事，古今殊跡，畧亦可陳。國家經畧河西四郡，未復高昌北壘，與虜共之。則肩背既踈，門庭漸逼，獨虜患未甚。我境亦安，湟中一陲無異內地。此一時也。正德初，亦不刺以得罪酋長，扣關

請降倉卒失圖遂致闌入安定諸衛破亾一空青海之  
間始爲虜穴此首旤也又一時也唯時謀臣策士不遺  
餘力遣將出兵共圖殄滅狡虜倏忽往來我亦師徒踣  
頓已已以後東虜數侵雖疆場擾攘而海上甌脫漸徙  
歸巢蓋自巳未俺酋之犯餘種落落且盡矣此又一時  
也老酋悔旤奉貢稱藩王門以東悉偃兵革戎狄無厭  
狡焉厥疆本以併吞之謀駕言徼佛之利擁衆西牧再  
據海陬我稍疑其非誠彼詭託於瓦刺上下相信墮彼  
術中建寺請額遂爲虜創一不拔之基吁計亦左矣即  
今種類已落巢穴又固來者日衆去者無期無論是  
謂虜而關隴蜀漢之間自是又生一敵國經制者似不  
得以夷狄相吞長委之誠使後之論今無遺恨於亦不  
刺之役西垂其有廖乎

古浪唐和戎縣地也正統三年設守禦千戶所蓋爲全  
涼門戶耳西南則石頭等溝諸番羅列東北則黃羊諸  
川衆虜環窺彼出此沒交相爲患最難控制然惟本地  
夾之栢林之山沮以古浪之水有險可據且黑松安遠  
各該遊擊都司一員道路非遙兵馬齊集一聞警報刻  
期應援亦足自守顧孤城斗絕虜犯武威實稱孔道扼  
吭拊背平時不可不先爲之備然風土磽寒人性剛勇

圖書經 卷四十七  
以騎射爲能以孳牧爲業野處岩居有胡元之故俗鼓舞敵愾蓋不患無兵焉

涼州本漢武威郡地廣民衆村寨壤接良田沃野生植殷繁溫萃之景不輟於四時有內地之風焉故四郡稱鉅者涼州爲最額設副總兵一員統兵以守黑松則設遊擊居中調度應援於兩路之間安遠則駐都司依隈更番防禦於一線之地且西北有鎮番永昌爲之屏蔽東南有古浪西寧爲之障隘蓋屯鎮腹心也虜難卒入我亦易守往自成化間防禦少疎連遭鹵掠居民逃匿稱多事且內設營伍委而不守如暖泉紅水扒沙

爲棄地東連莊浪速罕等堡守望隔絕則賀蘭以西鎮番以北漢武故地悉甌脫焉而中固蘭靖莊涼之間始無安枕之時良可恨也尋討故事總督彭澤建議恢復誠安邊至計竟未舉行豈非以棄地不可卒復復之更難爲守乎惟經國者攷焉

鎮番古姑臧縣地岐出武威二百里極臨窮塞蓋涼水之藩籬也始設守備一員領之繼改叅將以壯彈壓列堡屯戍防禦亦嚴但其地沙漠平漫無山谿之隔馳驟易逞完壁爲難東接寧夏賀蘭之王庭南隣大小松山之虜穴前接山丹後通甘鎮要害孤懸西鎮爲最且本



城之北地多黃沙一遇狂風吹擁高於雉堞軍士負插  
挖運月無虛日殆不減於征戍之苦近挑壕築牆雖爲  
障蔽而力役不息終爲地方之累但欵貢以來虜志多  
在山南往來青海則莊浪永昌近爲孔道而鎮番一隅  
烽燧晏然疆場寧謐不無今昔之異勢焉

未嘗漢蠻爲縣也

國初建衛設守備控制番夷成化

間始爲遊擊以備應援萬曆初罷遊擊爲叅將官秩愈  
崇則聲勢愈重然此地東西控帶南北犄角悉爲重地  
而原隰之廣不啻千里蓋武威之上游焉顧地形平行  
無險可恃北有石門西有者撒口乃海套必經之路山

南黃城兒則又殘元遺址水草草茂牧養蕃息久爲諸  
處變故之所寧遠子立塞外與虜爲隣且自和款以來  
海上多故虜馬交馳殆無虛日拒之則思啟釁端容之  
則慮生他變其在今日伐謀之策備預爲先制馭之機  
練兵爲上懷永圖者不可不加意焉

山丹周秦爲月氏地漢置刪丹縣國初置衛設守備  
以控制之其地川原平行守衛既屬難周尺藉半空兵  
馬尤爲單弱但西去鎮城百里而近重兵相隣聲援自  
易東去石碛八十餘里宛然天險捶扼可恃誠重鎮之  
襟喉也惜地里高寒又多沙磧而無土著野無田疇故

設都司二員更番備禦而所統官軍皆西鳳平漢之民  
素非慣戰雖充行伍徒具虛名上班則驅之雲屯下班  
則分之星散將視容舍多不樂居兵悍蕭條亦無固志  
平時守禦尚難臨敵折衝安望議者欲以班軍糧餉另  
募壯丁再設顯官時加訓練則人即為家家易為守官  
專其地地可輯寧治邊先圖或有在於是歟  
甘州漢張掖郡地山川盤固形勝交合河西中會之區  
也國初開邊置伍設行都司為之總轄兼命文武  
重臣為之鎮撫與夫屯田馬政諸執事皆備焉所以制  
蕃虜屏翰秦隴者計甚周也然山川廣闊邊多要衝  
考之額兵二萬五千今存者止十四耳守望不稱勞費  
哉年來置將屯兵分阨形勝故洪水之設遊擊坐制南  
山平川之立守備專防北塞則虜之出入去來蓋前後  
俱防首尾相應且東築險隘西創邊垣區畫詳明備禦  
嚴密巍然重鎮不啻虎豹在山矣顧士卒驕惰積於因  
循操練稍勤忽警忤起操戈反刃甘蹈無將此不特疾  
視其長上已也駕馭拊循銷弭字格以陰釋其隱憂而  
必折其奸宄非今日之急務乎

高臺漢樂涇縣地南番北虜防禦頗艱萬曆間易守備  
而設遊擊可知時勢之難矣然白城之山顧於前黑河

之水遶於後川原平曠屯田用武莫善於斯願自回夷  
殘破於嘉靖二年之後鴛鴦窟猶番暴掠無厭遂致沿川  
紅崖等堡一望蕭然幾失所守自欵和以來邊境少寧  
人民占籍漸開可耕之田坐收稼穡之利地方繁富頓  
異往昔矣然當番虜之衝者則六壩朱家灣尤甚焉水  
塘湖係我內地而虜每盤竊往者一創套虜業已褫其  
猖狂之魄防微杜漸固我腹心非後事者所當兢兢乎  
鎮夷本漢酒泉封內地歷隋唐五代而宋未有建置止  
沙磧而已自國家收復之後開設鎮夷守禦所建城池改  
置屯戍以遏番虜之衝天順間河水浸決城郭半圯改  
易營基創立新制經營肇造屹然稱干城矣但地里乎  
衍控列黑河之外極當虜衝始設操守繼設守備茲立  
遊擊防禦亦漸嚴矣而兵僅千餘單弱如故且土之高  
臺百有餘里猶可聲援下之肅州則二百里而遙雖在  
封內緩急不繼孤懸重地懷安攘者不可不留意焉  
肅州漢酒泉郡地幅員之廣不啻千里東接張掖五百  
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七十里則燉煌棄地在焉  
海虜在南瓦剌土魯番在西北諸夷環聚腹背肘腋悉  
皆敵國孤懸重地莫此爲甚往時經畧專在哈密蓋恐  
其撤我藩阻絕貢道耳今時異勢殊西事業已寧謐

獨歎虜往來茲地無異甕脫非窺截首夷則剽掠番族  
久而不已所謂隔越西域蹂躪封疆其憂豈在土魯番  
下哉且徼塞之間近有流牧之虜別無酋長數數盜邊  
似宜議剿以杜蚕食嗟嗟西望嘉峪則故壘猶存北眺  
西州而輿圖已遠疆場既促控制爲難流聚已繁群謀  
不逞豺狼同室能伏爪牙齒匿馮陵勢所必至實武備  
以壯干城固邊垣以分內外却流虜以開貢道扼要  
以樹聲援此四郡共憂酒泉其尤急乎虜方隅者未  
不早圖之

總論

甘肅以西番鞬相界比亦不刺阿彌秃窟居西海乃西  
寧西境西寧衛地方番帳凡千餘一十三大族番人漸  
以南徙中國茶馬之利大爲減矣

西事畫餘

竊見甘肅一鎮星懸河外三面煩夷守望勞費兼以糧  
餉不充士馬單弱如怯薄之人家鮮富厚外剝風霜內  
嬰痞塞此扁鵲倉公望而返走者也嘗揆時度勢考古  
證今有四失焉一曰形勢之未全也考之甘肅即漢武  
所開河西四郡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將兵至驅逐胡  
元遂以次設甘州等衛所今按圖牒自金城渡河西歷

紅城子莊浪鎮六百里爲武威郡地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里至甘州爲張掖郡地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里至肅州爲酒泉郡地肅州西出嘉峪爲沙瓜赤斤苦峪至哈密皆燉煌郡地也今以嘉峪爲限外立赤斤等四衛取藩屏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古湟中姑臧地而西寧西北又卽西戎鞬鞞別種因地授官爲罕東等四衛此河西形勢之大較也按漢書張騫謂烏孫本與月氏共在燉煌欲招令東居故地以斷匈奴右臂烏孫以遠不欲從始置燉煌郡史稱隔絕南羗月氏單于失

卽此是也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臺以東接枝渠黎皆故國地温和有溉田募壯健詣田所爲本黨稍築列亭連城以威西國竟不果行至昭帝始用前議元帝復戊巳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唐遂置西州及交河等縣按其地今賀蘭西北直抵鎮番又西北跨伊吾故境有漢武高昌舊壘在焉鎮羗西北有黃羊川口內爲扒沙地多礦利美水草虜住牧往來其間以透西海卽棄壤也夫古稱河西之盛控制羗胡今按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遮絕環固業與虜共之誠由嘉峪之外馳騁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况鎮羗破口南疆北

塞遠不數武近纔跬步攻當塞反扼我吭又安能制御  
南牧之虜哉所謂形勢之弱一失也二曰啟疆之失圖  
也國初置內屬番夷爲罕東曲先安定阿端等衛北  
連哈密南隔諸羌河首鹽池大稱藩翰自正德四年亦  
不剌以獲罪酋長逃遁而西乞地內附我倉卒無以爲  
應遂潰邊掠內地入西海破安定等衛諸番散亡因據  
其地南牧之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畧諸臣如彭澤金獻  
民揚一清王憲王瓊趙載唐龍等爲剿爲撫不遺餘畫  
然竟不得其要領議者至欲收哈密結以恩德西制土  
番北制瓦剌不知豺狼同室能保不啣噬藩籬坐守之

然亦不得已之策也幸通寇爲故主收復所遺無  
幾尋討故事嘉靖四年套虜白涼永大掠而入初收海  
寇也六年北虜阿爾禿斯渡河由賀蘭山外入莊浪近  
境在牧八年入寇遂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剌結親而  
回二十年俺答入嘉峪由鎮夷高臺犯甘州西門再收  
海寇也二十三年二月套虜襲高臺八坦十一月自西  
海歸套三收海寇也二十五年犯涼州殺遊擊王勳四  
收海寇也是後海寇漸弱乞降悔罪我亦因其敗弱而  
棄之北虜別部亦無在海上任牧者三十八年俺答復  
由鎮羌入西海一犯涼永一犯蘭寧遂欲久任至四十

年以中濕腫足而歸此未款之先北虜據海往來剽掠之擾但我扼其前番伺其隙而當事諸臣重以腹心憂之是以彼誠不能安居無恐即海寇所遺且悉收之而東矣及和款以來俺答自爲迎佛之舉時論以爲厭兵及戀住不歸又架言復讐瓦剌中國信而不疑彼乃建寺請額始遺置種類封植巢穴我曾不得以故壞別藩籬焉是昔也驅之今也餌之昔也慮門庭之寇今也亡肘腋之虞所謂啟疆之失又一失也三日藩籬之漸撤也國家列鎮河西止防止虜爲重其南番族部以焚燔之二百年來等於編戶且嘉峪之外原未之北

數百里無水草虜雖渡河踏冰而來不過倏忽出沒不能持久及俺答有西海之行彼以新受國恩約束惟謹臨邊番漢居民真無犬吠之驚我既信其無他彼因遺置種類巢穴已定驅逐爲難狼子野心漸生吞噬今日以盜馬名掠某番明日以盜馬名掠某族方虜掠而即講和既講和而即徵求已徵求而又虜掠生番不勝蚕食遂及熟番熟番不勝憑陵因擾內地此不數十年諸番破亡畧盡不特失我歲額中馬絕塞孤垂將誰爲之保疆乎所謂藩籬漸撤此又一失也四曰蕪併之可虞也方俺答假道而西此彼往年經由舊轍今復爲我受

命之臣蓋難爲拒絕矣。及建寺請額遷延海上。有謂老  
酋衰年厭兵崇信佛教者。既失之。其託言瓦刺往年擊  
殺諸酋長將規圖而報復焉。此亦不知俺答者也。海上  
水甘草茂。漢初爲匈奴故壤。武帝始拓地置郡。匈奴每  
懷思之。至有祁連焉支之歌。千古之下。安知彼無興復  
故物之志乎。但老酋新受封貢。又當垂死之年。勢不能  
據此他圖。遂遺置部落及子姪而去。平居則爲三穴之  
回。有事則總諸部之雄。西南蠻夷自滇蜀外徼。及武都  
金城地方數千里。氏羗君長悉可役屬。近有傳虜中語  
指南來山川。此我家舊疆。原非漢土。其捨虜番族誘

之曰。爾不勝其擾。不如拔帳歸我。諸番感戴國恩。不忍  
棄去。有言之泣下者。可以知虜謀矣。今甘肅西寧之番  
其附屬虜部者。十之二三。其貧窮無聊。依虜辟牧。在扒沙  
等川。可數千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產而獻方物者。十  
之九。獨河以南。隔於迫隘。殘破服從尚少。今漸圖渡河  
矣。虜情豈遂已乎。倘有附陰。出雄傑之鮮甲。安知不爲  
強國耶。吐蕃欽陵欲唐拔去。十姓四鎮。至要郭元振曰。  
烏江黃河關源阻奧。多厲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  
窺諸部也。其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過數百里。我  
若出張掖王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可斷



其右臂今疆宇廣狹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遠甚虜進據腹心駸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爲殷鑒乎數年之後虜若生心無論諸蕃關隴蜀漢且剝膚矣所謂兼併可虞此又一失也河西有此四失視諸邊利害豈止逕庭即欲振厲因循改易轍跡誠不知計之所出也然於難處之中不得已爲曲處之術其得亦有四焉一曰分地之宜嚴也虜雖牧畜逐水草然亦各有定居今既稱藩保塞立有互市之所乃令其聚衆西牧如羈縻何流虜歸巢之後必明示約束各守境土倘鄰國有征伐師旅之事必行出虜地不得匹馬踐我內土如云迎送供餼焚修香火則數十騎足矣授餐紹份我任其勞無用多人何生得失苟襲故習我必併力堵截革其市賞虜果渝盟不妨破格議處調集兵食責成同心任事之臣不惑訛傳蜚語之誤使仗義執言伸其撻伐然名王酋長受國恩且三世矣豈爲一二支部而反面耶必不然矣首旣者終亦屈膝請命如往年宣府獨石之役互有殺傷青酋竟不助一臂之力念茲同氣我因得罰服而竣事蓋明鑒也庶幾一策也二曰共事之宜力也查得流來諸部有東虜有套虜東虜屬宣大山西套虜屬榆林寧夏總之則兩督府也如各虜回巢再有舉動或

執物恃衆而盤據不歸必共宣德意張弛操縱如馴擾禽獸服我籠檻或事機未借勢必用威尤當異地同心不遺餘畫在本鎮則詰戎伐暴以張皇無赦之猷在別鎮則執訊獲醜以撻繫反顧之念進退狼狽虜亦不敢狂逞苟以起釁自慮首鼠兩端不關同室之爭遠跡解紛之舉使狡虜恣其無忌懼之心似非河西一鎮之所能圖也是在廟堂之上一由明而聯束之是又一策也三曰伐謀之宜預也夫諸虜西來俱言仇殺瓦剌且云候奪虜吉囊及東虜順義王齊至方大舉而西自去冬以來聞扯酋急急於襲封事完則以送佛僧爲名即由西海近聞虜使傳說春深草芽發刻期起行此雖道路流言而情形近的可問之士人渡河西南爲松茂諸番何稱殷富虜垂涎非一日矣先來諸酋日以渡河爲事率遷延不果如歹酋者又嗷嗷待哺之衆誠不知彼計所出今聞扯酋使使傳諭海上諸酋不得先行過河搶掠蓋約之既來同舉耳信若此則河西寧有安枕時乎無論已來者驕橫難制而方來者其憂益叵測也扯酋新借酋婦寵受封爵方藉鈴束部落以安邊境豈可信其稱兵遠出伐我外藩其宣布國恩阻其狡計又在宣大督撫專主之耳彼誠寢其西來之念則免事諸酋亦難戀

撫專主之耳彼誠寢其西來之念則免事諸酋亦難戀

戀住海上我因幹旋携貳之是又一策也四日夷兵之  
宜得也頃自俺答迎佛之後據海諸首日以侵擾諸番  
爲事及流虜再來暴掠益甚諸番收死扶傷無所控訴  
其間豈無黠傑豪舉之長與虜一相當者緣虜以中國  
爲恃番遂不敢挑釁以犯漢法其積憤深怨非一日矣  
頃虜犯肅州偶建募番之議五種之夷超距而從戎者  
至二千人其西寧南北諸番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  
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屯聚掩襲歸途爲諭一時驩  
聲若雷無不願効死力者據諸番所稱各族控弦荷戈  
之兵衆可萬人即虜來無爲也虜果不來此語亦傳聞  
彼中虜猜疑遲回者久之誠以諸番委虜我爲懸示賞  
格且聯東附近族部使互相聲援總聽指顧又陰傳諭  
虜中番且群謀不逞我收洞喝相持之功泯其首事倡  
率之跡以夷禦夷是又一策也是四策者人人能言之  
非決勝萬全之畫但非此則他無所施矣况方堅欵貢  
我不能張膽而起厲階彼讐言比鄰我難以稱兵而衛醜  
類補偏救敝如此而已矣然非蚤爲之圖終難善後如  
疾已在血脉腸胃間即鍼石酒醪所可及過此恐深將  
不能理惟經制者留意焉

延綏所屬并馬而達虜數目

一枝吉囊卜失兔等兄弟四人

一枝明暗台吉三千有餘

一枝吉囊叔父東哨莊禿賴台吉二千七百餘

一枝必把失台吉貳千餘

一枝銀定台吉兄弟三人一千六百餘

一枝打兒漢台吉六百餘

寧夏所屬寶馬達虜

一枝切近黃台吉大男等兄弟七人四千餘

一枝切近黃台吉姪男養子台吉二千餘

一枝松山賓兔台吉五千餘

一枝西失刺克炭台吉四千餘

久在西海住牧

一枝把爾谷台吉五千餘

一枝把都兒台吉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古燕拓卜能一千五百餘

一枝沙記打兒漢二千餘

已上四枝未聞過河

一枝克臭同男五百餘

一枝真相台吉同弟五千餘

一枝火落赤同男三千餘

一枝阿榜台吉同第二千五百餘

已上四枝過河

套虜移住西海

一枝卜失兔同第一千餘

一枝及牙氣三千餘

一枝察罕打哈德下能二千餘

一枝莊禿賴同第一千五百餘

一枝打正又名宰僧同姓四千餘

一枝黃台吉妻首領撒戶伯麻害恰一千餘

東海移住西海

一枝順義王同一克黃台吉二千餘

已上共各虜約有三萬五千五百餘騎

九邊統論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為重不可偏也我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

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

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

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

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任牧鎮遠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爲常。則踐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擺邊之卒以爲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募南兵暫爲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繕城堡爲清野之計。丁壯則困于脩築。隱于占役。而取數於荷戈矣。糧餉則斲于樁頭。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嚴虜酋效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但貢市利歸酋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暗償。脂膏已竭。金繒日索。豺豕何厭。板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恐有糾合之舉。宋時初患西昊。竟苦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旣濟而謹衣袂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焉。此春秋意也。

九邊總論

重 中國之制馭夷狄也。在中國宜使其遠近聯屬而不使

其散在夷狄宜使其部落隔絕而不使其合此固夷夏  
之防萬全之策也何也合則聚衆小而爲大分則散衆  
大而爲小故合則其勢強分則其勢弱也九邊之遠自  
遼薊宣大以至甘肅在中國可使其隔絕不通乎自東  
北達虜以至西番在番虜可使其聯屬爲一乎譬人一  
身血脉流通不滯則精神和暢百邪不能侵使手足之  
間或有痿痺而血脉不貫雖若病在一節久則遂成癩  
疾而藥亦難効且將漸及腹心矣可不懼哉我  
聖祖驅逐北虜光宅海宇至

成祖三犁虜庭中國之勢至強盛矣然國初備邊之

制取爲詳密洪武間卽古營州地建大寧都司東接廣  
寧西連宣府以爲外邊自密雲古北口至山海關以爲  
內邊俱屯重兵以相應接固猿臂之勢也延綏寧夏榆  
林烟火相望河套之地屯兵要害春夏耕稼秋冬防守  
至安固也平涼甘肅雄據千里西番北達形禁勢格不  
能爲患至完善也如此則中國血脉貫而精神強外夷  
各部間隔不通雖或爲邊患而其勢弱矣惟自永樂間  
以大寧都司地賜虜酋本望其爲藩籬之衛而後漸不  
臣東勝朵顏相繼失險故京師遂至單薄遼東宣大  
遂至隔絕陵寢所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河套千里在

元昊時四十餘郡而套居其半亦饒沃之地也因邊臣失防遂使虜衆乘騎飛渡據爲巢窟而長城失其障蔽墻堡迭興徒示弱耳哈密實爲甘肅藩屏自吐魯番攻陷其地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煩經畧未見底定而戎心日驕遠患愈滋矣凡此數地未嘗不建督閫屯重兵也然大寧河套哈密三險旣失虜番反得以阻隔我矣謂中國之強也得乎今虜酋固巴納欵稱臣然西北諸番反畏其威力而朵顏諸虜皆結爲婚姻謂夷虜之弱也得乎爲今之計莫若乘虜酋臣服東北自居庸古北等處西北自花馬池靈州等處西自嘉峪關至赤斤

東等處相其形勝度其險要凡邊墻墩堡當及時修築務使睥睨縱屬亭障星聯而督閫屯聚大兵雖各有專方要必如常山虬勢首尾相應或如趙充國列燧屯田得以便宜行事而兵食皆取足於本鎮或如張仁愿築受降城於要地使虜部隔絕不敢連結出沒以肆憑陵或乘遼左懾威之後連籌決勝出其不意直擣朵顏三衛使其大有所創不敢陽順陰脅時有窺伺如李牧威匈奴焉可也至於京師西北以宣大爲蔽東北以薊州爲藩薊州雖宿重兵而練土著爲急宣大與虜接壤而又當虜衝可不先事爲備乎噫一方保障萬里長城



在得人也。自古及今，何代無才如牧，如充國，如仁愿，我朝獨鮮其儔焉。何哉？使擇之慎，信之專，待之以歲月，不以文法牽制之，當必有胸中數萬甲兵之人在也。顧用之何如耳。何尤邊夷虜之足云。

